



Golden Treasury
OF CONTEMPORARY
Chinese Literature

当代文学名著宝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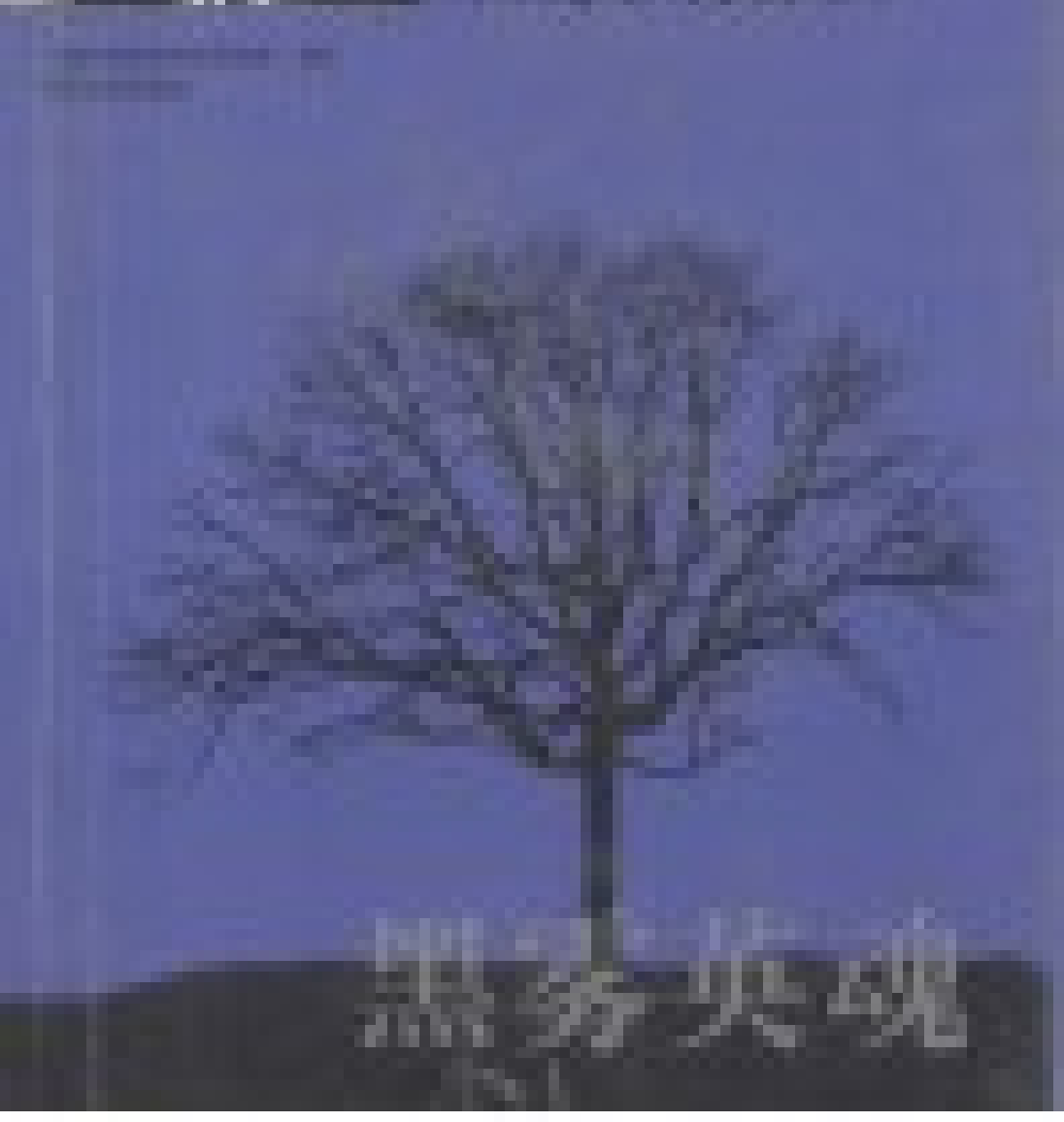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选编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黑雾英魂



October 1999
Vol. 10 No. 10
October 1999
October 1999



出版说明

新时期以来的文坛十年，充满了朝气和活力。一些作品，往往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，存在着争议。这是一种正常、自然的现象。不同意见的争鸣，是创作发展的一股推动力。为了进一步活跃创作和评论，也为了给文学研究和教学提供较为完整的有关资料，我们组织选编了这套争鸣作品丛书。我们已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的大批争鸣作品中，精选出中篇小说集五部，短篇小说集两部。从一九八五年开始，我们每年从中、短篇小说中选编一部或两部争鸣作品集。这些选集已陆续出版。现在又精选了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三年争鸣作品集一部，奉献给读者。这部选集仍按作品发表的时序编排，每篇作品都附上了一至三篇有代表性的争鸣文章，以便对其中所选作品及其争论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。

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寻找故事	刑少利 (1)
颓废: 既是一种表现, 更是一种批判	董晓宇 (32)
——《寻找故事》中颓废表现的意义	
故事, 向何处寻找?	宋 强 (36)
——评中篇小说《寻找故事》	
刘慧芳	王 朔 (40)
一篇妙趣横生的佳作	张德林 (105)
典型的都市文化样式	贺绍俊 (107)
读小说《刘慧芳》	陈晓明 (109)
圣母·痞子及其毁灭与超越	
——王朔《刘慧芳》读后感	张首映 (110)
重阳风雨	胡 正 (114)
于无声处听惊雷	
——评小说《重阳风雨》	刘 丽 (191)
一片汪洋都不见, 知向谁边	
——也评小说《重阳风雨》	聪 聪 (193)
女人之约	毕淑敏 (195)
《女人之约》的启示	子 干 (223)
一个小人物的精神	熊元义 (227)
黑雾英魂	王炳辉 (230)

扑朔迷离，引人入胜	吴 天 (291)
——评《黑雾英魂》	
需要有更高的思想艺术要求	
——也许《黑雾英魂》	方 放 (294)
白 板	胡燕怀 (297)
麻将的启示	
——读中篇小说《白板》	朱 洪 (357)
猜一猜白板是怎么摸来的？	
——中篇小说《白板》读后联想	火 水 (362)
热在三伏	扈其震 (367)
生活·情感·理智	
——谈中篇小说《热在三伏》	西 龙 (414)
对生活原色原味的再现	
——读《热在三伏》	胡静波 (419)
村支书	刘醒龙 (423)
动人心魄和发人深省之作	
——读《村支书》	冯 牧 (467)
人格力量的魅力和遗憾	
——读中篇小说《村支书》	田 柏 (472)
也说《村支书》	徐衍成 (475)
最后一个生产队	刘玉堂 (477)
悖论：在人生与现实之间	
——《最后一个生产队》阅读札记	王光东 (524)
刘玉堂：出入情感	高立民 (527)
一曲“生产队”的挽歌	杨 政 (530)

寻找故事

刑小利

一、一个意外的艳遇

夏雨推上车子准备回家，远远地听见有人叫他。他回头一看，是赵红，挎着书包，正慢慢地朝这边走。

赵红原来跟夏雨就是一个学校的，比夏雨低两级，彼此认识，但不熟。现在又同在北方大学在职攻读硕士学位，赵红在现代文学班，夏雨在文艺学班，英语课在一起上，经常见面。头一学期两人见面顶多打声招呼。这一学期，赵红似乎对夏雨很感兴趣，见面话很多，老说夏雨特别有意思，幽默，还邀请夏雨上她姐家吃饭。赵红她姐就在校任教，是一位说起话来喋喋不休的刚结婚的少妇。夏雨跟她姐在一起开过学术会议，后来也不少见，彼此也熟悉。

“什么事？”夏雨问走到跟前的赵红。他觉得这姑娘有些天真气，但长得矮胖，额头过高，脸上缺乏女性的生动感，总之，长得有些不规则，因此他对她不感兴趣。

“下午有空儿吗？”

“你先说有什么事？”

“下午到我们学校去游泳，我叫一位姑娘陪你。”

“长得怎么样？”夏雨开玩笑地问。

赵红眼镜片后面的两只小眼笑成了一条缝：“绝对让你神魂颠倒！”

夏雨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。他推着车子边走边说：“我神魂颠倒了人家不颠倒怎么办？”

“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不过，凭你的潇洒和幽默，迷一个小姑娘不成问题。”赵红似乎满有把握。

“我没去过你们学校，不知道路。”赵红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教书，夏雨听说过没有去过。

“叫上张文，他去过。下午三点，我在宿舍等你们。”两人说好后分了手。

回家吃过饭，夏雨躺到床上休息。他有午睡的习惯。外边太阳火辣辣的，屋里也很热，电风扇吹着也不顶多大用。夏雨一时倒睡不着。想起下午的约会，他有些犹豫。自己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，有了妻室女儿，一听有位姑娘居然跃跃欲试，多少有点可笑的荒唐。

其实，刚结婚那几年，夏雨也还风流洒脱。那时他在一所中学教书，长得漂亮，气质优雅，有时很忧郁，孤独，有时又很开朗，幽默，喜欢独来独往，我行我素，业务又好，教师学生都认为他清高孤傲，不少女学生暗中喜欢他，一些年轻的女教师也喜欢与他交往。不过，他不滥用感情，喜欢谁就只跟谁来往。他与一位很漂亮的英语教师有过一段不浅的交往，不避人嫌，因而也惹了不少非议。他不在乎，依然故我。到了快三十的时候，身体渐渐发起胖来，他觉得自己已不那么年轻，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朝霞正渐渐飘散而去，忽然就感到了悲哀，心里慢慢地凉了下來，无形中也把自己束缚了起来。调到《艺谭》杂志社工作以后，接触人多是一些有身份的人，言谈举止

都合乎礼仪，他也谨言慎行起来。有时夜阑人静，偶尔他也感到一丝惆怅，从心底生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，对自己这样的平淡生活生出一些疑问：难道就这样下去？按捺不住的时候，就披衣起床，对着日记倾诉衷肠。有的感想写成了诗，不为发表，全是抒发他心中的冲动和情绪。然而，写了也就写了，第二天什么也没发生，依然步入往常的生活轨道。一切都只是想想而已，是一种心理活动。在研究生班上课时，由于同学大多是很熟悉的朋友，他显得异常活跃，更多地流露出天真自然的本性，开朗、直率，爱说怪话和笑话，同学们也喜欢他。他曾在同学面前半开玩笑半真诚地说，这世界上他第一爱的是漂亮姑娘。如今有人给他找了一个漂亮姑娘，难道要成叶公好龙了不成？

正迷迷糊糊地想着，听见张文在外面叫他：“夏雨，走不走？”

中午回来后，夏雨就告诉张文，赵红请他们下午去游泳。张文特别喜欢游泳，一口答应。夏雨回答了声“就来”，从床上爬起，给妻子说出去办点事就出了门。

到了赵红学校门口，两人把车子放在树荫下，从偏门走了进去。穿过一楼黑洞洞的楼道，走到尽头，张文敲门。

“谁呀？”屋里传来赵红的声音。

“派出所的，查户口。”张文说。

门开了，露出赵红那胖大的脑袋：“哟，是你们，请进。”

夏雨跟张文进了屋。赵红睡眼惺忪，抓了把毛巾就去洗脸。

夏雨说：“怎么，你还睡着！人呢？”

“谁呀？”赵红用毛巾擦着脸。

“美人呀。”

“等会儿我去叫。”

“没说好？”

“就在隔壁艺校。你别着急。”赵红洗完脸，过来又问，“喝

水不？”

张文说：“这么热的天，喝什么水！买个西瓜吃吧。”

“我顺便买个游泳裤。”夏雨接着说，“赵红，你去叫人。”

三人又一同向外走。一出门，赵红就从旁边的一个栅栏一样的门钻了进去，夏雨跟张文去买瓜。买瓜回来，两人先进了屋，洗了洗瓜，张文把式样的切瓜。切开一看，白多红少。张文说：“凑合着吃吧。”两人就吃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赵红也回来了。夏雨往后边瞧，没见人跟着，问：“人没在？”

“马上就来。”赵红拿瓜就啃，咬了一口，“什么瓜呀，不甜。”

夏雨扔下一块瓜皮，把半个瓜放在一边，说：“这半个瓜留着，给美人吃。”

赵红斜了他一眼：“人还没见，就殷勤上啦？”

“哎，讲讲礼貌嘛。”夏雨笑说。

三人吃完瓜，坐着等了一会儿，还没见人来。张文催赵红：“你再去看看。”

赵红说：“她说马上就来，别急嘛。”

三人又商量下午如何安排，决定先打麻将，傍晚时再去游泳。正说着，有一个姑娘推门进来。夏雨定睛一看，有些失望，原以为闭月羞花，如今不过一个平常女子罢了：五官倒很端正，眼睛也大，也算好看，就是少了点水灵气，皮肤也有点黑；个子不高，还匀称；上身是短袖背心，下边是短裤，从露出的臂膀和大腿看，有一种女性的健美。夏雨冷笑：以赵红的水平，眼前这位当然算美了！虽然距离想象有差距，毕竟还能看过眼，夏雨的心还没凉到哪里去，招呼道：“快，吃块瓜。”

赵红介绍：“李娟，我的朋友。夏雨，张文。”

李娟的眼光在夏雨、张文的脸上扫了扫，点点头就去吃瓜。

赵红去借麻将，不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李娟洗了洗手，坐在床边，跟赵红打对，夏雨跟张文打对，开始洗牌。李娟在夏雨下家。头一把李娟坐庄。打了没一会儿，夏雨摸起一张牌往桌上一摔，说：“炸弹！”

赵红替李娟付了钱，说李娟没带钱。说好的无论谁赢的钱都放在一边，下午用于吃饭。

打着牌，夏雨说：“李娟，你是不是演过电视剧？好眼熟。”这话实际上是恭维李娟漂亮，说她长得跟演员一样，谁都能听出来，李娟一笑。由于挨得近，夏雨可以细看李娟，感觉长得还是不错，特别是身上那种青春的魅力很诱人。夏雨故意让李娟吃好牌，李娟连和带炸，显得很兴。

赵红说夏雨：“早听说你是麻坛高手，今天怎么发挥失常？”

夏雨笑着说：“关键是下家太引人注目，我已神魂颠倒，乱了方寸。”大家都笑。

赵红说：“你那嘴真甜，听了就是叫人高兴。”

夏雨说：“赵红原来爱戴帽子，张文，给她戴一顶。”

几个人一边打牌，一边说笑。夏雨从赵红与李娟的谈话中，对李娟有了初步印象：二十出头，性格爽快，爱玩；敢作敢为，常跟男孩子在一起吃喝玩乐，父母管束不住；还没有正式工作，目前在她父亲的单位——艺术学校打字。夏雨直觉李娟跟自己不是一类人。夏雨以前接触，交往的基本上是婉约派女性，像李娟这类豪放派女性，夏雨总觉得精神上缺少共通的东西，还没有深交过。夏雨在大街上常看到这类姑娘，富有生命力，充满青春魅力，艳丽可人，但总给人一种浮浅感，觉得她们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从气质，性格上说，夏雨喜欢婉约一点的女性，觉得跟自己精神相近，彼此也容易理解。但夏雨在与一些婉约派女性有过较深的接触后，也常常失望，觉得她们柔弱

而造作，缺乏激情。夏雨有时也就暗羨那些豪放派女子，企图借以唤起自己有些迟暮的生命力。可是，夏雨一见那些美色诱人而又落拓不羁的姑娘，又有些怯懦，不知说什么好。他认为这类姑娘有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生存环境，自己那些文绉绉的话在她们听来会产生异己感。他知道，跟她们在一起，你越放开，越洒脱越容易跟她们相处。在今天的牌桌上，夏雨有两个很熟悉的朋友相陪，他在李娟面前就不拘束，挥洒自如，场上气氛也就热烈而融洽。

而对李娟来说，尽管赵红跟她很熟，但眼前三位毕竟都是知识分子，两位男士是初识，她就显得既落落大方又有女孩子的温柔和文静。

快五点的时候，他们收摊准备去游泳。夏雨拿上新买的游泳裤，见李娟有些犹豫，说：“走吧，说好的一起去嘛。”

李娟说：“去不成。”

夏雨问怎么回事，李娟支吾其辞。赵红似乎明白底里，说：“游不成在上边看也行。一起去高兴。”

夏雨问：“不会游？”

李娟说：“天天游呢，身上都晒黑了。”

夏雨一时明白了，说：“你不下去就在岸上给我们加油吧。你不来，还有啥意思！”李娟就跟着去了。

赵红跟游泳池工作人员很熟，几个人也没买票就进去了。夏雨和张文进了男更衣室。换上新游泳裤，夏雨说：“有些小吧？”

张文说：“不小不小，现在就时兴这个。”

两人说着进了游泳池。夏雨先用眼睛找李娟，看到她坐在深水区的水泥地上，就跟张文往深水区走。夏雨感觉李娟也往这边看，不觉吸了吸肚皮，然后朝身上瞧了瞧，虽然有点发胖，但看来很壮实，不难看，心里坦然了些。

赵红瞧见他俩过来，说：“咱们比赛。”

夏雨说：“你肯定不行。”

赵红喊了一声“一、二”就跳了下去，张文也跟着跳了下去。夏雨没跳看他俩游远了，才跳下去。张文很快游到对岸，赵红跟着也到了。夏雨对赵红的速度很吃惊，心想幸亏没有一起跳，否则恐怕要丢人。他没上岸，在中间游了游，看张文和赵红又游了过来，才往对岸游去。爬上岸，夏雨双手撑地坐下，向对面望去。李娟还坐在那里，跟一个工作人员说话。才游了一下，夏雨就感觉有些累。想起小时候在乡下，一个夏天几乎天天游泳，上千米长的水库游几个来回不当回事，如今才游了五十米多一点就有点累。夏雨再次感到已不那么年轻了。

游完泳，回到宿舍，几个人讨论晚上吃什么。赵红说她和李娟都爱吃羊肉串，街口就有。夏雨和张文都说随便。出了门，夏雨和张文推上车子，赵红跟了张文，李娟来到夏雨跟前，无形中就有些成双结双的意思。夏雨骑上车，李娟轻轻抱住他的腰，屁股一抬就坐了上去。夏雨感觉李娟一直抱着自己，心里很舒服。

来到街口，灯火辉煌，小吃摊不少，烤羊肉的却只有一家。摊主老远就跟赵红，李娟打招呼。四人往凳上一坐，摊主忙着烤肉，嘴里还叨叨着。见夏雨跟李娟坐在一起，问李娟：“男朋友？”李娟笑笑没吭声，摊主就以为是了，马上递一根烟给夏雨。

夏雨说：“不会抽。谢谢。”

摊主眼一睁：“来一支，玩玩。”

夏雨连摆双手：“真的不会。”

摊主就打趣说：“女朋友面前，不敢？”又对着李娟，“你这朋友不错。”

夏雨到小摊要买啤酒，李娟跟着也一起去了。夏雨要了两

瓶啤酒，两筒高橙，准备付钱，李娟按住他的手说：“我带着钱。”

夏雨说：“哪有你付钱的道理。”

回去的路上，李娟说：“打牌的钱我装着，专门用来吃饭的。”

夏雨感觉李娟对自己很体贴。

肉烤好后，夏雨让李娟先吃，他只拿了几串，说有些感冒，不想吃。李娟就关心地问看病了没有。夏雨说已经好了。

吃完烤肉，夏雨说应该先把两位女士送回去。于是李娟又上了夏雨的车。夏雨感觉李娟这回不仅抱着自己的腰，还把胸脯贴在了自己背上，感觉到李娟乳房的丰满，柔软和温热，心里也不由一热，说：“李娟，什么时候我带你出去玩吧。”

李娟把脸也贴在他的背上：“行，你叫我就去。”

“多出去几天你家里人能同意？”

“不要紧。”

“那咱们一言为定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远一点的地方吧。”

夏雨问以后怎么找她，李娟说就直接到她家找。刚好路过艺校门口，李娟说她家就在一进门左边。夏雨说：“我不敢去你家。”

李娟说：“不要紧的，我爸对街上那些二流子找我很反感，你去没事。”

夏雨说：“那我也不敢。以后找你，还是托赵红吧。”

到赵红学校门口，赵红问是进去还是各自开路，夏雨说随便。赵红看出夏雨跟李娟都恋恋不舍，就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和张文各回各家，你俩找个地方玩去吧。”

夏雨征求李娟的意见，李娟说听夏雨的。张文和赵红先自走了。黑暗中夏雨和李娟互相看着。

“去哪儿?”

“你说。”

夏雨说：“我对这一带不熟悉。”

李娟看看周围：“那这样吧，你先回，以后再见。”

夏雨说：“也好。我考完试，就来找你。”

二、坐怀不乱的尴尬

半个月后，夏雨考完试，去找赵红，赵红不在。夏雨在艺校门口转了转，终于没进去。后来赵红与李娟来找夏雨，夏雨偏有事出门去了。阴差阳错，一晃过去了一月，夏雨与李娟再没见过。

有一天夏雨去赵红那里，叫赵红去叫李娟。过了好久，李娟来了，用赵红的化妆品在脸上、嘴上抹了抹，转身就要走。夏雨挽留不住，看看表才待了十五分钟，夏雨感觉两人不如第一次见面那么热烈了。

回来后夏雨看着一天一天过去，不知该不该再去找李娟。两人第二次见面居然没说几句话，这明显的冷淡和隔膜，使夏雨想了很久。一种解释是，两人初次见面很熟，中间一月多未见，冷冻时间过长，再见时双方都有些生疏，不好意思；另一种解释是过后李娟向赵红打听夏雨的情况，得知夏雨已有妻室从而失去了某种希望，再见时就不那么热情了。关于后一种解释，夏雨又自我反驳，初次见面李娟就应该知道自己是已结过婚的，不至于后来才打听出来。又一想，李娟初次见面怎么能知道自己结过婚呢？谁也没提过。这么说，她很在意结婚不结婚了。但就是没结婚，李娟也不是合适的婚姻人选。夏雨想来想去，在找还是不找李娟的问题上犯了难。找吧，恐怕没多少故事，不

找，生活还是依然如故，泛不起波澜。夏雨这时才体会到曹操所言“鸡肋”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的心理境况。

有天下午，天下起了雨，空蒙的雨色中，夏雨忽然来了情绪。他冒雨赶到赵红住处，叫赵红去叫李娟。不一会儿李娟来了。赵红说去买菜，夏雨和李娟就撑一把伞在街上走。夏雨对这样的招摇有点得意又有些不自在。

到了一间咖啡屋前，李娟说进去坐坐。夏雨忽然想起口袋没带钱，心想进去必然尴尬，于是忙说：“你先进去，我马上就来。”然后急忙跑到菜市找赵红，借了十元钱才敢进咖啡屋。一进门，李娟在一边坐着，悠然自得地与一个人聊着，看来是常客。夏雨坐在李娟对面，两人相视而笑。夏雨向周围看了看，人极少，只有一对男女在一个角落啜着饮料说话。几个服务小姐一律化妆成电视上香港小姐的模样，睁着眼看夏雨。音箱里有齐秦在唱“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上……”夏雨浑身不自在，感到处在了一个完全异己的环境。他虽然生活在大城市，但绝少去舞厅和咖啡屋，用他的话说，他一进这些地方马上不会思维，感觉，意识迟钝，身不由己。偶尔去一次，他总感到自己像个局外人，与那里的环境、气氛不协调。此刻，夏雨愈发现李娟如鱼得水，他愈感到自己如涸辙之鱼。干坐了一会儿，夏雨才想起应该买些饮料吃食，于是起身去买了两筒高橙，两袋太阳牌锅巴。

夏雨想尽量显得洒脱些，就自我解嘲地说：“我不适合进这种地方，一进来就不会思想了。”

李娟喝了口饮料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习惯。一进来见了人心就发慌。”

“见人就慌？”

“见了女的心就发慌。仿佛这里边的女的与外面的不一样似

的。”夏雨说的是真实的心理感受。

李娟不知是理解了还是不理解，笑了笑。

“咱们出去玩吧？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上次说的，遥远的地方。”

李娟摇了摇头。“这几天我爸正骂我呢，说我整天在外疯跑。”

夏雨想这就是谢绝吧，一时无话可说。

“什么时候去？”李娟突然问。

“马上就走。”夏雨没想到李娟会这样提问，不假思索回答。

“好，我去换衣服。”

“你不怕你爸骂你？”

李娟笑了笑：“我不告诉他。现在家里没人。”

夏雨没想到事情会如此进展，但又觉得是合乎逻辑的。

他在路边等。一会儿看见李娟挎着个小包出来了。短袖衫，衣领开得有些低，紧身裤，白高跟皮鞋，远看体形诱人，丰胸，大臀，细腰。到了跟前，夏雨说：“你真美！”

李娟一笑，显得很高兴。

两人坐车进城。到了夏雨家附近，夏雨说回家拿点东西，让李娟在街口等。夏雨回家拿了个皮包，装了一百多元钱，给妻子说出去办事，要几天才能回来。夏雨早几天给妻子说过要外出办事，所以妻子并不觉得突然。夏雨来到街口，李娟挽了他的胳膊，说：“不会不好意思吧？别害怕。”夏雨心里一暖。两人一对情人似地走到街上坐车，到了车站。

买了去本省南部一个山城的票，两人开始进站候车。人群很拥挤，两人手拉着手，互相叮嘱着。夏雨感觉两人这时又亲密如初了，仿佛恋人似的。上了火车，车上人不多，两人相对